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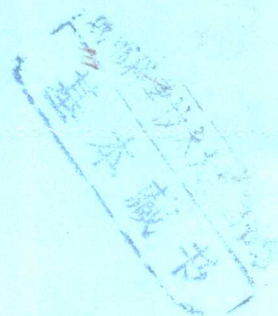
- 843417

现代苏联地理学的 理论问题

23

5/0026

〔苏〕Л. 库德里亚舍瓦 主编



026

科学出版社

23

842417

23

5/0026

5/0026

现代苏联地理学的 理论问题

〔苏〕П.库德里亚舍瓦 主编

李旭旦

马广志 译

科学出版社

1987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苏联进步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的论文集。它汇集了苏联著名地理学家近十年内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地理学的统一性以及地理学作为一门主要科学在今日技术革命与生态危机中应起什么作用等问题。从中可以了解到现代苏联地理学的趋势、工作任务与理论观点。

本书可供我国广大地理工作者及与本专业有关的人员参考。

SOVIET GEOGRAPHY TODAY ASPECTS OF THEORY

Progress Publishers 1981

现代苏联地理学的理论问题

〔苏〕Л.库德里亚舍瓦 主编

李旭旦 马广志 译

责任编辑 严梵琰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37号

中国科学院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87年 8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7年 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7 5/8

印数：0001—1,250 字数：165,000

统一书号：13031.3644

本社书号：5301.13—13

定价 1.85 元

译 者 的 话

《现代苏联地理学的理论问题》一书是苏联进步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其中除序言外，刊登了十二篇由苏联著名地理学者在七十年代中写作的有关地理学理论问题方面的文章，内容涉及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地理学的统一性以及地理学作为一门主要科学在今日技术革命与生态危机中应起怎样的作用等问题。本论文集的作者有И. П. 格拉西莫夫、С. В. 卡列斯尼克、К. 马尔科夫、В. 索恰瓦、И. 费多罗夫、В. 阿努钦、А. 阿斯兰尼卡什维利、А. 伊萨钦科和Ю. Г. 萨乌式金等人。论文集由Л. 库德里亚舍瓦主编，由К. 朱特爾森译成英文，苏联地理学会副主席拉夫罗夫对本论文集写作了序言，对全书内容作了全面而完整的介绍，这里不必再重复。

我之所以不辞辛劳，在病中勉力译出此书，目的在于向我国地理学者较有系统和详细地介绍苏联在现代地理学方面的一些理论观点，以见今日苏联地理学的理论和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学习苏联时已发生了哪些急剧的转变。由于自五十年代末我国和苏联关系恶化以来和在我国十年动乱中杜绝一切对外科学文化的联系，对苏联在六十年代初期在地理学界曾发生过一场翻天覆地的理论革命，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本人认为把三十年来苏联地理界在理论上的转变过程与成果加以引进，很有必要，以便比较其先后间的根本性差异，让我国地理学者对五十年代学习苏联时所获的印象作必要的纠正，予以重新认识，方不致落后脱节。

本论文集的翻译由我和马广志同志合作，从英文转译。其中前三篇由我本人翻译，后十篇由马广志同志翻译，亦经我本人校阅，但译意错误或难解仍在所不免，希读者指正。

闻苏联地理学老一辈的萨乌式金和索恰瓦均已相继逝世，顺此深表悼念。

李旭旦

序 言

出版这部论文集*的目的是让西方读者了解苏联地理学在理论发展上的成就、问题及其前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使命,因为,第一,在世界科学界内,尽管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各国及各地区各具特色以及各国科学学派的传统各异,都有共同的发展趋势;第二,在目前科学与技术革命时代,这些共同趋势显然正日益加强,并带有全球性问题的特征。它们关系到全人类,尤其引起每一科学家及地理学家的关注,因为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深刻的地理性质。

相互学习并研究其他国家和学派在探讨这些问题方面的经验,在今日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实用观点来看,尤其是如此。

在苏联,我们已进行了大量介绍性工作,使读者能够了解西方地理学者的最重要的著作。这个目的是通过翻译西方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出版期刊如《地理学新观点》,在内容较为广泛的杂志《地理学月刊》上作专门性介绍来实现的。

《地理学月刊》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世界地理学者的所有书籍和论文,提供了苏联地理学者对在苏联杂志上定期发表的西方地理科学理论观点的评述,这些都是极为有用的报道。在第七次苏联地理学会(1980年在伏龙芝举行)上,曾宣读过一篇涉及这些问题的专门文章。在1976年于莫斯科举行的第23届国际地理学会议对促进这种情报的交流与传播有巨大作

• 这里所指的是1981年由苏联进步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6A147102

用。

然而，西方却并没有对苏联地理科学的成就与观点有充足的理解。可能，只是在普雷斯頓·詹姆 斯 (Preston E. James) 的《地理学思想史》¹⁾一书中才有一章说到伟大十月革命后苏联地理学的发展，并涉及我国社会变化在本质上的进步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重要性。美国出版的期刊《苏联地理学》在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英国的《地理论坛》(Geoforum) 杂志于1979年第10期专门介绍了在英国举行的苏英地理科学讨论会的情况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现象。

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仅仅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罢了。当我们阅读西方著作，包括提纲式的和概念性的著作时，读者们会感到根本不存在苏联的地理科学，不存在划分经济区域的理论和地域工业综合体等概念。这些概念在苏联早已得到发展，而现在已成为世界地理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在大量文献目录中，也难得看到一、二个比较不重要的苏联作者的名字。可是，情报当然应该是相互交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科学的蓬勃发展。

谈到这本论文集的内容，理应指出它的一些特色。

首先，它包括了苏联著名地理学者的著作，并代表了苏联地理科学的主要重心。其作者之中的И. П. 格拉西莫夫院士是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所长，又是苏联地理学国家委员会的主席。曾于1937年在И. 帕帕宁领导下的著名北极一号站开始从事科学活动的И. 费多罗夫院士，多年来领导了水文气象研究工作，现在已是出色的科学家和著名社会人士，

1) *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Odyssey Press, New York, 1975.

他是苏维埃和平委员会的主席。C. B. 卡列斯尼克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从1964—1978年，他担任过苏联地理学会主席。B. 索恰瓦院士是西伯利亚和远东（伊尔库次克）地理研究所所长，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逝世。K. 马尔科夫院士是一位知识非常广博的科学家，现任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Ю. Г. 萨乌式金教授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苏联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A. 阿斯兰尼卡什维利教授是格鲁吉亚共和国设在第比利斯的地理研究所所长。

这本论文集的作者在苏联都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经常参加各种国际地理学会议和学术讨论会，他们专心于探索地理学的理论问题，而不受他们自己所从事的狭隘专业的框框所限制。

第二，这本论文集所刊载的文章都是在七十年代所发表的。它们概括地反映了主要的地理学现代化研究方法与问题及其发展的前景。但是，在经历如此短暂的时间后，一些科学思想看来已不是怎样新鲜的东西，那些仅仅在数年前争辩过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紧要的了。可是，我们认为，对有些问题并没有必要去人为地“改进”或使之“现代化”，因为，如果不知道过去的一些看法，那末今天的立场观点（这才是要点所在）也就比较难于理解了。

第三，地理问题是用综合性的方法来研究。地理工作者未把自然地理或社会经济地理分开来论述，他们讨论的是地理科学整个系统的问题和地理学的整个前景。这些问题在西方和在苏联都是有争议的。这意味着对它们并不存在着完全一致的意见，在某些问题方面有时甚至会感到几乎是矛盾的观点。在现在这本论文集里，如果我们把C. B. 卡列斯尼克和B. A. 阿努钦的观点加以比较，其间存在的矛盾是特别显著的。也不是所有的经济地理学者都同意A. 伊萨钦科关于社会

地理学的一些观点。这就是生活，因为科学的发展是在不同意见的争执中，在讨论中，也就是在逐步接近真理中得到进步的。我们这本论文集反映了各种观点和意见，不是铁板一块，也未加以任何调和或折中。那种认为苏联地理学者对地理学的观点和任务是完全一致的说法是并不真实的。尽管如此，苏联地理学的特点在于它们在科学观点和意见的争论是立足于唯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再则，在国内不同地区，苏联地理科学的发展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区域中心和学派。正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喀山的计量地理学、塔尔图的社会经济地理学、伊尔库次克的地理系统的研究，新西伯利亚的地域工业综合规划等等引以为证。

最后，本书的重要特点是面向未来。它展现了地理科学的前景和对地理学发展的普遍乐观看法。它不是虚假的乐观主义，不同于西方一些人对地理学“危机”的暗淡预告。它是对地理学前途的实事求是的展望，估计到在技术革命时代中地理科学任务的迅速增加，现实地估价地理学领域内的最新进展，这样的高度复杂过程有时会引起某些犹豫，但是不可避免地也会促进对新范畴的探索。现代地理学的社会需要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复杂，我们只能暂时地谈论它的成长“危机”，或更正确地说，在一门具有潜力的、具有一切机会来提高它的地位的重要科学的成长过程中，来谈论它的“苦恼”。

因此，地理学在技术革命时代中的任务、问题和前景就成为贯穿着本书的主要论题。

* * *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来分析一下这本论文集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吧。在某些方面，我们将以七十年代末期苏联地理界所出现的新思想来补充这些分析。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简单的现象，除非考察它的历史原因，是不能被充分理解的。全国地理学派的形成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从大量事实的概括中才出现的。我国及其几乎难以到达的边远地区的“发现”早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就开始了。这个发现充满了英雄业绩和献身精神，它给世人提供了东部和北部地区第一手的不可估量的记述。所有这些都在И. 格拉西莫夫的第一篇文章里讲到了。

开路先锋们的业绩都是和科学成就结合起来的。伟大的俄国科学家М. В. 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的创始人，第一任科学院地理部主任——曾对地理学创立了许多宝贵的新观点，对国家的全面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十八世纪60年代初，他就世界科学史上首次建议采用经济地理学这个名称。

苏联地理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我们十分珍惜持续的优良的民主传统，许多十月革命以前的科学进步思想在今日仍然得以传播和普及。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本书基本上讲的是现代，即从整体上来讨论今日苏联在地理学方面的关键性问题。我们将对这些问题简明地谈谈。这里首先要谈的是这门科学的分化和统一。

谁都承认，地理学的分化过程风行已久。它导致了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二者之间的分裂，并几乎还各自地形成独立的学科：如气候学、水文学、地貌学、工业地理、运输地理、人口地理等等。这一过程加速了地理科学系统各个组成部门之间的分化，接近于导致它们的孤立。自然地理学和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各部门经常仅仅在系室和研究机构中合在一起，而不是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相互接触与协作。有些时候，这种分裂是以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各具不同的规律这一

正确的前提为依据的。这个前提直到今天还是有效的，没有一个苏联地理学者（特别是本论文集的作者）主张混淆这两种规律。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和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并行的还有另一条规律，即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规律。只有在相互作用这一规律下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重要问题获得解决。

早在四十年代，卓越的苏联科学家 B. 维尔纳德斯基院士就指出：我们不是日益在专门研究科学，而是在研究问题。这种面向问题的治学方法和承认科学上统一趋向的重要性在本集的各篇论文里都有所反映。统一性趋势今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地理科学系统的内部，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关科学（社会学、经济学）之间的边缘的重叠领域，让我们来谈谈前者。

地理学开始在“从描述自然到规划自然”转移（И. 费多罗夫一文的标题）的道路上，建设性的见解和方向是不能合适地安排到“割裂”的地理学的“死板”的分化的老框框中去的。人类发展的预测（И. 格拉西莫夫一文中所叙述的），对环境影响的准确预报（见 B. 索恰瓦一文），以及最佳选择的任务等等都不能从传统的地理科学的各自分立的情况下和相互分裂的办法中找到解决的出路了。它们只能借助于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应用地理科学的广大系统才能解决。因而出现了诸如旅游地理、医学地理等一些新的概念。

承认在地理科学系统中整体性倾向应占优势，这仅仅是一个出发点。为本论文集写作的各位作家旨在努力说明这一科学系统所研究的目的与内容，给予它们以形式不同但实质一致的定義。因此，K. 马尔科夫认为地理学者应当努力包括地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把地理学这一概念在一般理论的

形式上看作是一个整体。他说道：“普通地理学的任务是研究地理环境”。B.索恰瓦常用“整个环境”一词，并探讨“自由预报”（包括自然与社会经济要素二者在内），来强调统一的倾向。B.阿努钦一直是统一地理学的支持者（虽然他的立场在我们看来有时是值得商榷的）。最后，Ю.Г.萨乌式金则试图把地理学给以一个全面的定义，他称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影响区域的自然和经济系统的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些系统在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下及其自身的调节过程中形成于地球表面”。从许许多多的定义与方法中，可以看到，它们虽然各色各样，终究归纳成了同一的简单概念。

郑重考虑到地理学的未来，广义地说，地球科学（见И.费多罗夫一文）的未来，许多作者谈到了地理学的“生态化”和“宇宙化”的前景。地理学的“社会学化”最近已经成为苏联地理学首先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趋势之一了。在本文集中的Ю.Г.萨乌式金的一篇文章中还讲到了地理学各部门的“经济化”，例如出现了诸如经济气候学、经济土壤学等边缘学科。

现在再让我们来考察一番地理学在和它的邻近学科及其他科学之间的联系的重要倾向。

大家都知道，把生态学作为一门纯粹的生物学，认为它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的古老观点已经无可挽救地成为过去的事情了。这是由于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在技术革命时期，许多问题形成了极其复杂的综合体。它们极大地扩宽了生态活动的范围。

为了处理地理学中的生态研究的地位问题，必然需要去说明现代“扩大”了的生态学的性质和结构。这样一项工作只能采用广义的，不单单限于地理学的非专门的方式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哲学著作最近已在世

界各国包括苏联在内问世。一般说来，它们把生态学实质上看作是社会生态学；虽然在这方面还有不同的意见，但这个问题的现代范畴已经开始明确。我们认为它的最全面的定义应该是许多门学科的交错领域。对此，我们认为本论文集的作者之一И.格拉西莫夫最近所说的话是有相似之处的。他说：“生态学有理由被看作是一门研究自然与社会上各种不同事物的特殊范畴”，它是“事物认识的生态方法”¹⁾。

现代科学的最重要的社会任务无疑是参与国家生态政策的制订。显然，它不仅适用于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同样也适用于努力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任何其他国家与社会。主要的科学机构正在谋求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生态政策的意义与目的已订立在苏联的宪法之中。在改善广大和重要的地区（如伏尔加河流域、贝加尔湖区等）的生态情况和解决其他紧迫任务方面已取得了重大成就。

И.费多罗夫在他的文章中指明，有关空间发展的问题也甚为重要。他说：“地球化学家从事于研究地球上物质循环，必然会使他自己进入现时研究太阳系行星间的物质循环的一般规律，而这些规律在各种状况下已经在几世纪内逐渐形成。对气象学者来说，研究的对象已不再限于地球上的大气，而是要包括其他星球上的大气了。对其他星球上的大气的可能组成成分与性质的评价现在已能予以计算，在其他星球上登陆观察的可能性也已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如从外层空间来研究地球。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科学包括地理科学的一种宇宙化倾向。

地理预报是我们这门科学所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它

1) I.P.Gerasimov,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of Ecologisation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Voprosi filosofii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No.11.1978, p.67.

可能是专业性的气候、流量等的变化的预报，也可能是有关整个广大地区内的自然条件的全面变化的研究。正如B.索恰瓦院士所说，将来地理系统的科学工作的注意力将以这种预报为其主要目的。这无论对基本地理系统、大区域（如苔原地带）及整个地理圈（如技术性引起的热平衡变化）可能都是重要的课题。

自然地理学配合到这些新的、更为宽广的任务，可从现代景观科学实用趋向的发展上予以说明。景观学的传统趋向之一是和研究土地质量有关的农业趋向。这是我们伟大科学家B.B.道库恰耶夫首先开创的工作。他在他的工作中证实了研究农业时需要各级自然条件的全面知识。在苏联，在莫斯科大学的景观科学者们的倡议下，进行过大量的农业景观研究。这些景观地图目前在农业专业化规划工作中被广泛采用。它们还用来为整个国家直至2000年的土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发展计划服务。

工程景观研究也是一个新方向。正如A.伊萨钦科所说：“景观主要是指一个特定的工程地理区域，它是建设这个区域的有利与不利条件的一个特殊复合体”¹⁾。有关这种研究工作在西伯利亚新区（贝加尔湖—阿穆尔河铁路沿线以及其它地区）是极为重要的。

景观科学也可实际应用于旅游地理（地理系统中的旅游资源和它们的旅游价值，判定最大限度的可能负荷等）。

地理系统的性质和迅速发展的医学地理（medical-geography）的研究也有直接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许多人和动物的疾病都是受其地理系统的特定现象的影响的。

1) A. Isachenko, *Geografya segodnya* (Geography Today), Prosveshchenie Publishers, Moscow, 1979, p. 178.

总而言之,老的景观科学已经现代化,并充实了内容。它应用于一些新的目的,并和一切地理科学同样重要了。B.索恰瓦院士精心研究过地理系统的理论,曾正确地写道:“根据自然的利用和自然内在倾向的优化来谈论和自然协调,并探讨文化景观的形成规划,这是很重要的。”¹⁾

所有上述和许多其他研究表明,现代地理学正如M.П.格拉西莫夫院士所言,已经变成一门建设科学,它已被先进的理论武装起来。这些理论完全改变了并更新了它们方法论武器库。现代地理学在组织对环境问题的和技术革命对环境的影响的综合研究中起着中枢作用。是由于地理科学对所研究的自然与社会现象持有系统的观点,认为这些现象是密切相关的并特别注意自然和社会要素的综合性。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了苏联经济地理学的社会学化的现今趋向。这个过程在西方地理学中也正在日益增强。但是,相同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具有相同的基本原则。它们之间在原则上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当然,它们的社会学化的形式也是不同的。在西方,尖锐的阶级问题特别表现在地理学科之中,有时其他组成成分都被社会成分推到后面去了。

在苏联,由于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地理学的社会学化不过是其趋向之一。它不会掩盖其他重要任务,例如,对国家生产力的合理布局的具体研究等方面的任务。

苏联现时期的发展特点已由勃列日涅夫扼要地加以说明。他说:“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的苏联人民不得不把他们的资源和力量集中使用于最紧迫的任务上,使用于我们国家

1) V. Sochava, *Vvedeniye v ucheniye o geosistemakh*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osystems), Novosibirsk, 1978, p. 320.

生存所必须依赖的事情上。今天，在已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整个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结合加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已有可能把经济明显地转向更为充分地满足人民多种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了¹⁾。苏联的新经济规划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

苏联的人口学状况的变化也给了社会学化一个巨大的推动。人口增长对地域的经济发展的影响已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强了。这种影响从现在起到1990年将变得更为引人注目。人口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社会成分的一部分，近年来已经加速发展，这表现在出版物的增多和第23届国际地理学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增多。

我们应该提到，社会学化纯粹就科学而言，不是地理学的意外现象。很早以前，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就已经很杰出的了，并且已经具有了一个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就已经进行了形成经济区域过程的社会分析，它是一个光辉的例子。经济和社会分析的不可分割性早已为苏联经济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H. H. 巴朗斯基所明确了解。在他的著作（巴朗斯基选集最近已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用英文发行）中，这位科学家曾不断宣扬在地理学中研究“人”的无比重要性。

因此，社会学化过程是苏联地理学的一个发展。它是在知识和经验的定量累积进入到定性分析的新阶段。这个过程促进了科学，并提高了地理科学的综合作用。

本论文集的内容当然要比我上面所着重讲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要丰富得多。科学的社会任务已经变得日益广阔、复杂

1) L. I. Brezhnev, "A Historical Stage on the Road to Communism", *World Marxist Review*, Vol. 20, No. 12, p. 4.

和多样。特别是那些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世界的科学家的一致行动。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对人类有益的，但只能是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地理学者也应该对这些任务的解决作出贡献，因为他们代表了一门古老而永远年轻的科学。不仅在它的本身内容上、而且在国际科学协作中，这门科学正日益起着有效的作用。

C.Б.拉夫罗夫教授